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桓公（疏）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疏】法嗣子至備矣　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吕伋以二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簒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簒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簒也

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疏 注公以至所隱 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

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疏注魯不至易也 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

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疏注渝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

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祊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疏凡平原至大水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郭下地可使水潦停瀦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疏注鄭伯至繆誤　正義曰六年傳云

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讙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君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疏注華父至世祖　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

疏目逆至而豔　正義曰未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

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艷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艷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艷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疏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攄君爲文言宋督弒其君攄督爲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攄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

意亦同　注稱督弑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

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旣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疏注隱十至所黜　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

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疏 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疏 注宋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

南有鄧城 疏注潁川至鄧城 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疏注傳例至策勳 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君

疏

君子至其君　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君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弒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弒君便似

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弒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賂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書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疏注經稱至妄也 正義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

公彷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彷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彷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旣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杖泉之諱唯没公文其餘

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没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成平同義亦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盟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疏】注殤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爲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疏】注郜國至郜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郜國所造故繫名於郜劉君難杜注郜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郜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遥則郜國郜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郜國竟在何處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疏 君人至子孫 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為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塞違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違命之人

也國家之敗謂邦國衰亡知猶懼戒失之是以清廟
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
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茨或瓦傳曰清廟茅屋茸屋必用茅
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
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
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
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揔爲覆蓋猶童子垂髦
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
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
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
之所嚴其舍宇蕭其出入其奧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
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
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大路越席
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疏注大路至結草　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玉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備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

之揔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王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王路於王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王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横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注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湆鄭玄云大羹湆煑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煑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粢食不鑿

黍稷曰粢不精鑿

疏 注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

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揔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糲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珽注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疏注衮畫至持簿　正義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衮是

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 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 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韍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故云韍韋韠也
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
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
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
本也是說韍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
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
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
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黄帝始
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黄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
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
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韍者
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
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
也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韍爲韋韠韍之與韠祭服他服
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王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
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宜色別而已無他飾
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
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靺韋而已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
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
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
傳作韍或作紱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
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
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
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
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長在前也圜殺其首低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

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盡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

疏

注帶革至複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武事故用革為帶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謂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為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屨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

夫服冕者亦赤舃韠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舃褕狄青舃闕狄赤舃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舃其餘皆屨其舃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舃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

紞紘綖　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

疏　注衡維至上覆　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

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綖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疏 注尊卑各有制度 正義曰此

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袞伯恐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袞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袞有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韍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韍有度也裳則王與不同長短未異是無有度也袞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紘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紘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紞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疏〕注藻率至下飾　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皆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非文大

行人謂之繅藉由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
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
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
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
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
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王
就謂五帀每一帀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
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藻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
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
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
固應禮之大者寧當奉拭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
是藻之楨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
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
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纔繂

其邊謂之爲率此以韋衣木並亦緶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與瑞注讀繅爲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疏注鞶紳至索帬　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糾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細辟下垂貫眾

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偶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囊青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縏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游是旗之垂者旂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揔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斿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謂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帬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案巾車王路樊纓十有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前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疏 注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是鞞鞛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王路十二斿金路九斿是斿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

疏 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衰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疏 注車服至虛設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閒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疏 注鍚在至

鳴聲　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詩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鍚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鍚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輈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

疏

注三辰至之明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爲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

疏注九鼎至郟鄏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

嘗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大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注蓋伯夷之屬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撿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疏注內史至於魯　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七月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疏注楚國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鄀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芈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

今江陵是也昭王從郡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疏 冬公至禮也　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
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
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
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
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
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爲榮則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
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
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
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
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
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
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
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
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
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
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

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
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
廟與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傳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
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凡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
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
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
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
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
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
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
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
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
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
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注爵飲至功也　正義曰韓詩

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

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疏】千畝之戰　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

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生亂　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狀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循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爲政以正于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豈數然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爲始兆亂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注穆侯至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焉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說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左氏非也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

相

疏注靖侯至傳相　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籍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爲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

疏注側室至一官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族所以唯知宗

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卒少立卿之親弟

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

疏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爲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緦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耶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助爲副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

疏注諸侯至服者　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illegible]計甸服内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illegible]句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跌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正義卷第五

春秋正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疏注經之至嬴縣　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正葬注云此

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illegible]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

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輙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廥谷如漬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内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遵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

所攺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横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

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疏】注既盡至不見　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虚闇虚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虚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

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辟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會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旣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注禮君至卿逆 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

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疏 有年 正義曰年訓爲稔謂歲爲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

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螽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麟鸖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螽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宂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傳注武公至之右　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疏注汾隰汾水邊　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汾隰汾水邊也驂絓而止驂騑馬疏注驂騑馬　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

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揔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維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騑者以驂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是也

夜獲之及欒共叔

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疏】注公不至禮也　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疏注昏禮至其義　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疏 凡公至送之 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注古者至釋之　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是詳内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疏注爲明至北縣　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illegible]

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疏注冬獵至書地　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己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事皆據夏正故公以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閒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傳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疏 注宰官至放此 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

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遺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

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

注郎非至合禮　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駮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

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疏注未同至兩書　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而

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丟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夾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注仍叔至出聘 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没義或當然

葬陳桓公 無傳

城祝丘 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雩 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螽 無傳蚣蝑之屬爲災故書

疏 注蚣蝑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蜇螽蚣蝑楊雄方言云舂黍謂之蚣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

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寔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疏 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

[illegible]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爲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注不書至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公疾病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疏注奪不使知王政　正義曰隱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

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

疏 注曼伯檀伯 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

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疏注司馬至陳法　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是放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疏注旝旃至號令　正義曰旝之爲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爲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令命二拒令旝動而鼓望旃之動鼓以進兵明旝是可觀之物又旝字從㫃旌旗之類故知旝爲

旝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旝故云通帛爲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旝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旝而此軍得有旝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旝是知戰必有旝故以旝爲旝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旝指麾今時爲軍猶以旌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也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旝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旝說爲長故從之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殺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疏注祭足至非也　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尊謂祭氏以仲爲字旣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就左

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常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

【疏】注仍叔至末秋 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末爲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

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疏 注十二至凡事 正義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 注言凡至南郊 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總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總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注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

祟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録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礿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注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

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户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

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
正人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
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
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
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
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
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
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
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
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
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
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
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
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
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
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不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然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竟云魯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弒豎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

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崐崘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宫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燿鉤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疏注龍見至膏雨　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巳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所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

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已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疏 注建酉至宗廟 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卜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云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建亥至備矣 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

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爲烝

過則書 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 注卜日至慢也 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

懼之故以非〔疏〕大閱　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時簡車馬　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從禽未必皆頒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爲遊戲而所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爲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注齊爲至車馬　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戍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怨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也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疏注佗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疏注桓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為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云云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襄公踰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

亦不書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此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疏注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疏 以爲至其君　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

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疏天方授楚　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彊盛威服鄰國以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疏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楚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疏注牲牛至曰盛　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

祭以三牲爲主知牲爲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牷祭用純色故知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腯肥肥腯共文知腯亦肥也重言肥腯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爲諸穀之捴號祭之用米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器故云在器曰盛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

無疥癬蔟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幷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疏】對曰夫民至於難　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説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産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説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疾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

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孳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臊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田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禋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乏主百姓飢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
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
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
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
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注雖告至所闕
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
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高
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
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
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也　正義
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粢詩實穎
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爲穗貌此栗與嘉栗旨酒相類故
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
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
父母於子並爲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

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教之
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
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注禋
絜至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爲絜敬隱
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
説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説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五屬之内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
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
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説九族者從高祖至玄
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
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
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
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説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説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説以鄭玄駮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説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

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注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言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

魯亦往救但傳無其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辭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

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疏 注大牢至適也 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為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

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

【疏】注禮世至乳母 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疏】注世子至之婦 正義曰乃降以

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以名生爲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疏】注若文至名發　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以類命爲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汙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

取於物爲假

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疏】注若伯至曰鯉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幷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取於父爲類

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疏】注國君至名也　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疏

注隱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為痛也以

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不以畜牲**畜牲六畜疏注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不以器幣**幣玉帛疏注幣玉帛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爲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疏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

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父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至斥言　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旣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彼衰亂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旣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

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釋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故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為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為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雖稱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為詩為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

自諱之諱其父名曰改爲某某既諱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諱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前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疏 注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其山川之名

疏 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恆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以畜牲則廢祀 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

廢禮【疏】廢祀廢禮　正義曰祀以牲爲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揔之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疏】注二山至名山　正義曰晉語云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疏】注物類也謂同日　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爲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爲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春秋正義卷第六